

編改汀筱徐

余次長賜存

資料室

版出校學劇戲聲夏安西立私

節劇戲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陸文龍劇本序言

夏聲戲劇學校

本校於民國卅年秋間，即開始排演徐筱汀君所改編之抗戰歌劇「全部陸文龍」，惟以其中「車輪大戰」一場之武工技巧，備極繁重，而且典型具在，未便草率將事，延至翌年五月十二日，始克正式上演，連續七日，座無虛席，打破西安戲劇界以往之舊座紀錄，良以此劇意在揭破倭寇奴奉中國兒童，使受奴化教育之毒惡，與夫暴露敵偽燒殺淫掠之獸行，以期喚起偽軍反正，而粉碎其以華制華之陰謀，寓意頗為深遠，用能引起觀眾之讚賞也，年餘以來，每值隆重集會，以及招待外賓，均以此劇相饗，前後公演，不下百次，並荷西北各地劇團，索去劇本自行排演，此劇榮譽日益廣播，於是盛相推許此劇為本校之代表作矣，此次乘旅行公演之便，觀光畿輔，曾於招待新聞界文化界戲劇界之日，獻演此劇，深荷稱譽，因感各方殷殷垂詢之盛情，爰即付梓，藉答雅意云耳。

「全部陸文龍」編導之經過

徐薇汀

抗戰之翌年，故鄉徐州，不幸淪陷，聞諸流亡西安之鄉人來青，後經胡哲中國（？）兒童，運回本國營養，種種慘毒之暴行，令人髮指，當即引起余等「全部陸文龍」之動機，以期揭發奴化教育之詭計，吳樹勛兄時西安提倡尤力，未幾本校創立，余曾在學生第一次實習公演紀念冊上述及此事，然以學生尚在初步訓練期間，未能勝此重劇，故雖編成劇本，一時猶難望其排演也，延至民國三十年秋間，始行着手，卒於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正式演出，迄今年餘，仍能保持西北戲劇界舊座最佳之紀錄，而歷久不衰，時荷各方人士，加以獎掖彌切感奮，余之改編此劇，除去描摹暴敵罪行之外，尚有下列各點用意：

- (一) 表彰陸登守土殉職之忠烈。
- (二) 讚揚乳娘忍辱撫孤之艱苦。
- (三) 開明王佐爲國犧牲之意義。
- (四) 擴大文龍反正歸宋之效果。

良以宋金雙方交戰之際，哈迷堂之敗裝詐城，以及王佐乳娘之降志辱身於中行事，皆係以「間諜」恣態出現，故其情節穿插，極爲驚策動人，其中「成仁」者，僅陸登一人而已，他如兵飛，王佐，陸文龍，乳娘，等均屬「成功」人物，更與今日「成功勝於成仁」之宣傳要旨，相吻合也。

此劇之「八大錘」部份，在技巧方面，已經成爲千錘百鍊之晶英，無庸加以改動，然在意義上言，則不無可議之處，蓋原本謂王佐之斷臂詐降，僅爲喚醒陸文龍一人，故其意識，轉覺狹小，未免掩沒其爲國犧牲之深遠用心，即陸文龍之反正歸宋，亦僅係爲其個人之恩怨着想，非但未能推己及人，肅聚偽軍反正，以擴大其行動上之效果，且因念及元朮撫育之私情而縱之去，更屬不合，故均加以改正，至於原本之「潯安州」部份，場子零亂，失之鬆懈，是以十易八九，使能火熾動人，

此劇之「潯安州」八大錘兩部份均以打武見長，惟無一旦角穿插其間，似嫌乾燥，故新之一撫孤記部份，係以青衣及娃娃生爲主角，以資調劑舞台之空氣，此新編之五場戲文，以「乳行路」「元朮兵敗」「秦裕教讀」「罵奸被拷」爲其主要結構，冀使情節，能相連貫，而將景教燒殺淫掠及元用奴兒殺育之罪行，一一揭破，然後始能成爲有意，有情節有技巧之佳劇，不過此種細緻工作，迨較新編一劇，猶難工總，必其天衣無縫，不露痕跡，方能免於生硬，而不致有弄巧反拙之貽誤，

此劇排演之時，當有仲秋郭英榮佩如三兄及馬振奎君，不辭勞瘁，以爲指正，余亦與聯合導演親觀戲成，而吳樹勛兄倡導於百亦富誌謝，去秋余被聘入川，担任國立劇館之編定劇本工作，適值本校學生接踵來渝觀光，因將劇本印行，以乞就正於各方賢士，而余服務於本三年以來，亦得以留此一點貢獻，以資紀念，際此準備反攻期間，對於爭取偽軍反正工作，實爲當前之急務，謹特標出本劇主旨以當祝辭，

願一切匪偽軍都知自贖 是大好反正時莫錯過機緣

劇目說明

宋徽宗時，元龍率師入寇，至安州，探兵攻城，宋將陸登堅守待援，元龍車師哈迷當，即偽師以思之差弁，入城窺視，被登識破，割鼻絕去，元龍怒使軍士深夜猛攻，竟自水擁入城內，登要見事已迫，乃託其襁褓子，又龍與乳娘薛氏，面自縊死，尋陸登亦刎殉。元龍惡欲收拾人心，遂認又龍爲養子而厚葬，登夫婦，金人時慮兵力單薄，乃施其平旦之計，將所來之兒重送往北國蓄養，俾作將來侵華之後備卒；乳娘與又龍亦沿途沿道驚見暴敵燒殺之劫痕，滿目瘡痍，倍增感喟！文龍年及十齡，元龍命秦裕以教化教育，使其迷失本性，乳娘憤其奸卑而譏斥之；積羞怒，乃以洩露陸家隱事爲言，元龍，元龍怒拷乳娘，並向文龍再三盤詰，卒以事無佐證，始行釋去，乳娘夜對孤，百感交集，然以撫孤任重，惟有強忍悲苦，撫育文龍以竟初志而已。又逢六，元龍齒銳已久，再犯中原；宋帥岳飛扼之於朱仙鎮，又龍時已習成武藝，英勇過人，特來助戰，屢挫宋軍，統制王佐，志切報國，不惜自斷左臂，詐降空營，乃乘間與乳娘借說之便，點醒又龍，又與宋軍約定內外夾攻，大敗金人；文龍爲復國仇家恨，尋獲乳娘刺救之，不幸被番將救去，偽軍反正者，一時雲集，聲勢大振，金人自此不敢復犯中原。

劇中人短評

岳飛是抗戰到底的民族英雄
陸登是殺身成仁的模範軍人
乳娘是忍辱負重的有心女子
迷蚩是煽動戰爭的陰謀專家

文龍是深明大義的反正豪傑
王佐是捨生取義的愛國志士
秦檜是喪心病狂的無恥漢奸
兀朮是窮兵黷武的侵略戎首

全部陸文龍節目

金兵入寇
陸登殉職
主僕被擄
兀朮兵敗
罵奸婦怨
岳飛出師
車輪大戰
反正歸宋

路安遇阻
乳娘撫孤
寄食入胡
秦檜教讀
痛遭屈辱
大破番奴
斷臂說書
報仇刺朮

全部陸文龍劇本

徐筱汀改編

第一場

上馬下

(元朮扮相)達帽，馬褂，紅龍箭衣，披斗蓬。

(哈迷蚩扮相)八卦衣巾，三絡。

(四番兵四番將哈迷蚩元朮上)

元朮(點絳)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取中原，

錦繡河山，一統南北，(坐懷念詩)

兵強將勇胆氣粗，要侵華夏展鴻圖，

蒼天若隨孤心願，掃蕩中原入汴都。

(白)某大金邦主王殿下四太子昌王

完顏元朮，只因張邦昌有書信到來，

言道大宋天子懦弱無能，不理朝政，

故而奉了老王之命，帶領領國人馬，

要奪大宋天下，今乃黃道吉日，正好

興兵，已圖魯，起兵前往，(脫斗蓬

第二場

(陸登扮相)帥盔，黑三，綠蟒。

(夫人扮相)藍披。

(四驍頭大鏢打上陸登上)

陸登(引)鎮守潞安，受皇恩，統領兵權

(念詩)幼讀兵書習戰征，文韜武略在

胸襟，統領雄師潞安鎮，要在邊疆立

功勳(白)本帥陸登，家院暗上)宋室

駕前爲臣，官拜潞安州節度使，前者

探報到，金邦元朮統領人馬意欲進

犯中原，也曾命人去往兩狼關韓元帥

那裏，借兵相助，未見回報，這且不

言，今乃文龍孩兒彌月之期，不免將

夫人請出，一同叩拜祖先，家院。

家院（白）有。

陸登（白）有請夫人出堂。

家院（白）遵命，有請夫人出堂。

夫人（小鑼打上念）夫受皇恩守路安妻

蒙庇陰雨露沾，（白）老爺。

陸登（白）夫人請坐。

夫人（白）謝坐，喚妾出來，爲了何事、

陸登（白）今乃文龍孩兒臨月之期。你我

夫妻，去至祖先堂一同叩拜。

夫人（白）老爺請。

陸登（白）夫人請。（唱西皮原板）夫妻

們在半年得子歡慶。

夫人（接唱）這也，老爺的福祿所增。

陸登（接唱）我這最深施禮虔心拜定。（

拜介）

夫人（接唱）叩拜那祖先爺在天之靈。

陸登（接唱）但願文龍兒不愧將種。

夫人（接唱）到後來爲國家立功揚名，（

內傳點介）

陸登（白）何人傳點。

家院（白）何人傳點。

中軍（內白）中軍傳點。

陸登（白）傳中軍進見夫人請退夫、下。

中軍（上白）啓稟元帥，大事不好了。

陸登（白）何事驚慌。

中軍（白）今有金邦四太子完顏兀朮，帶

領領國人馬，看看殺到路安來了。

陸登（白）再探。（中軍下）且住，今有兀朮

帶領人馬前來攻打路安，豈能容他

猖狂，來，傳令下去，滿營將全身

披掛，校場聽點，（下令旗下）。

第三場

（元朮原心風入松上）

元朮（白）前道為何不行。

衆將（白）來到路安。

元龍（白）以列開，軍師路安何人把守。

陸登（白）乃是陸登把守。

元龍（白）陸登是忠是奸。

陸登（白）此人智勇俱全，乃是二六的忠臣。

元龍（白）噫，大大忠臣，不可輕犯，已圍魯，人繞城而過。

陸登（白）且慢，狼主若不攻取潞，倘被陸登偷襲後路，斷絕糧道，那還了得。

元龍（白）軍師有何高見。

陸登（白）狼主必須差一能將，速速催押糧草的才是。

元龍（白）好，就命軍師催押糧草，軍前聽用。

陸登（白）遵命。（下）

元龍（白）已圍魯，路安去者，（領場）呸，城上兇郎聽者，孤家興兵到此，

叫你家兇郎到陣前答話。

陸登（白）衆將官，關城迎敵者。（宋開城）
陸登及四將（龍套同上）呸，前來

的敢是乳虎。

元龍（白）然。

陸登（白）元龍，我朝有何虧負爾等，爲何興兵犯界。

元龍（白）陸元帥，孤家統領領國人民，要奪空室天下，你若歸降，少不得封侯之位。

陸登（白）一派胡言，殺（會陣，陸敗下），四將接戰敗下，元龍下，陸原人上，敗進城介，元龍原人追上，元龍三笑介）。

元龍（白）已圍魯，圍困住了。（下）

第四場

（趙得勝扮相）高方巾，黑三，黑褶子

繫繯子。

韓得勝（內白）走哇，（上唱西皮搖板）
兩狼奉了元帥命，瑞安下書走一程，
（白）俺趙得勝，來了兩狼關韓元帥
之命，去拜瑞安下書，就此前往（內
喊介）且住，那旁人馬吶喊必有人兵
前來，不免去到松林，躲避一時。（
鬆介）

（六）哈迷堂四小番上）

哈迷堂（內白）催軍，（朱叔兜牌子小番

同上）前道為何不行。

四小番（白）松林有人藏躲。

哈迷堂（白）抓來見我（小番綁趙上介）

哈迷堂（白）將他帶回營去，等候狼主發

落。（下）

第五場

（元虎原人上）

內（白）軍師到。

元虎（白）有請。

（哈原人上）

哈迷堂（白）參見狼主。

元虎（白）罷了，命你催押糧草，可曾催

齊。

哈迷堂（白）俱已齊備，請狼主查點。

元虎（白）不必查點，搭了下去。（小番

下）

哈迷堂（白）狼主，為臣在松林之內，拿

住奸細一名，請狼主審問。

元虎（白）好，綁了上來。

哈迷堂（白）綁了上來。（二小番押趙上）

趙得勝（白）與狼主叩頭。

元虎（白）跪，胆大奸細，前來窺探軍情

，已圖魯，推出砍了。

趙得勝（白）小人乃是販賣布匹的客商，

並不是什麼奸細。

元朮（白）聽你之言，倒也像個安善民民，來，將他鬆綁，放了出去。

哈迷堂（白）待我搜搜他的身旁可有夾帶。

元朮（白）軍師上前搜來。

哈迷堂（白）遵命，（搜出臘丸）聞得南朝

，慣用臘丸，傳遞書信，狼主請看。

元朮（白）（看）果然是一奸細

，已國魯，交出破了。

哈迷堂（白）且慢，將此人交與爲臣，還有

重刑。

元朮（白）好，就將此人，交付與你，但憑

軍師發落。（元原人下）

哈迷堂（白）你不必害怕，到我營中，有話

問你。（圓場進門鬆綁分坐介）適才狼

主要將你斬首，多虧我將你救下，你

若說了真情實話，也好釋放於你。

趙得勝（白）小人趙得勝，奉了兩狼關韓元

帥之命，去往端安下書，不想就被軍

師拿住，望求軍師饒命。

哈迷堂（白）你是新在帥府，還是久在帥

府。

趙得勝（白）久在帥府。

哈迷堂（白）我且問你你家元帥什麼出身

趙得勝（白）是行伍出身。

哈迷堂（白）你家夫人呢。

趙得勝（白）小人實實不敢言講。

哈迷堂（白）但講何妨。

趙得勝（白）乃是青樓出身。

哈迷堂（白）你爹元帥，親丁幾口。

趙得勝（白）我家元帥親丁四口，一位夫

人，兩位公子。

哈迷堂（白）你夫人姓什麼。

趙得勝（白）我家夫人姓張。

哈迷堂（白）你家公子何名。

趙得勝（白）大公子韓尚德，二公子韓方

直。

哈迷堂（白）哎呀呀，這人元真的狠，

進前來，有話告訴（元）（殺趙介）
待我改過書信，（元）（元的模樣，
前下去書，但信裏，（元）城池，順
說陸登歸降，豈不一場功勞
嗎，我就是這個（元）（元）書信衣服
下）。

第六場

陸登（起更內唱）贊（元）沉刁斗寒
緊守城防，（元）（元）二卒執燈
籠四將上，陸唱（元）（元）把那敵
甘苦共嘗，（原）（元）且把那敵
樓來上，上城（元）（元）細看
端詳。那邊廂看見（元）兵來往，戰馬
悲鳴好淒涼，踏安（元）（元）鐵桶一樣
，眼見得好山河付與（元）：狂然間人
影動仔細觀望，見一人（元）急急走慌

忙。

哈迷堂（上唱）（殺）（殺）收扮離營，大
掠陸登難捉，下着胆兒往前闖，城
上兒（元）聽端詳，（白）宋，開城。

陸登（白）何人斗我。

哈迷堂（白）小人赴告勝，奉了兩狼關韓元
帥之命，現有（元）書信獻上，但不知
城上（元）話者何人。

四將（白）（元）（元）在此。

哈迷堂（白）元帥就該開城才是。

陸登（白）（元）（元）：難料其假，不便開城
。內心鼓介）

哈迷堂（白）哎呀元帥呀，後面（元）兵追趕前
來，（元）將小人拿住，豈不誤了大事，
快快開城才是。

陸登（白）（元）（元）：將他繫上城來，（元）將哈吊
上介，去城（元）（元）：沖頭圓場，陸
坐外場（元）介）

哈迷堂(白)小人趙得勝，叩見元帥。

陸登(白)罷了，你奉何人所差。

哈迷堂(白)奉了兩狼關韓元帥所差，現有

書信呈上。

陸登(白)呈上來，(看介)韓元帥有書

信到來，待我拆書一觀。(唱搖板)上

寫世忠多拜上，陸登仁兄請參詳，我

今與你發人馬，緊守潞安莫驚慌，看

罷書信心暗想，(白)呵，(接唱)

腥膻難聞爲那椿，(白)罷將，這幾日

可曾宰殺牛羊。

東將(白)未曾宰殺牛羊。

陸登(白)爲何這樣腥膻難聞，(哈作惶恐

狀陸看見介點頭介)嗽，趙得勝你是

新在帥府，還是久在帥府。

哈迷堂(白)小人是久在帥府。

陸登(白)我且問你，你家元帥是什麼出

身。

哈迷堂(白)是行伍出身。

陸登(白)你家夫人呢。

哈迷堂(白)小人實實不敢言講。

陸登(白)你家元帥親丁幾口。

哈迷堂(白)我家元帥親丁四口，一位夫人

，兩位公子。

陸登(白)你家夫人姓什麼。

哈迷堂(白)我家夫人姓張。

陸登(白)你家公子何名。

哈迷堂(白)大公子韓尚德，二公子韓彥

直。

陸登(白)這就不錯了，(想介)趙得勝，你

既是久在帥府，可知你家元帥，是幾

時生辰。

哈迷堂(白)這個，(背弓介)哎呀呀，

怎麼我偏偏忘記問了這一句要緊的話

呀，待我糊裏糊塗，說上一個，也就

是了，呵，元帥，我家元帥，是八月

十五的生辰。

陸登(白)怎麼講。

哈迷堂(白)是六月二十八。

陸登(白)番奴大胆，(唱搖板)罵聲番奴真大胆，竟敢竄探我營盤，(白)升帳，(四龍套四上手上陸歸內場椅介)咤，胆大小番，竟敢窺探之情，還不從實講來。

哈迷堂(白)你住了罷，我金邦四太子，麾下護國軍師哈迷堂是也，我念你乃是一家忠良，故而改扮越得勝的模樣前來，願說於你，你若歸降，少不得封侯之位，我今此來爲的是你呀，話已說明，要殺便殺，何必多言。

陸登(冷笑)哼……本當將你斬首，元朮聞知，定笑本帥無能懼怕於他，來，將的鼻頭一下，轟了出去，(衆割哈鼻推哈下)衆將官小心防守。(下)

第七場

元朮(長鎗上唱流水板)軍師詐城不見轉，倒教孤家掛心間，陸登本是英雄漢，怎怕鐵破這機關，畫虎不成反類犬，(哈下)陸登呵陸登，降與不降儘在於你，爲何將我家軍師鼻頭割下，分明是羞辱孤家，已圖魯，今晚攻打水西門。(衆應介下)

第八場

四將(上白)衆位將軍請了，奉了元帥之命，把守水西門，就此前往。(元朮上砍城介，開城起打，元殺四將介)。

元朮(白)已圖魯，掌起號來。(進城下)

第九場

（乳娘扮相）女海青衣，大坎夾，頭帶銀泡子。

乳娘（抱文龍上唱二）（原板）奴雖是貧家女，頗知大義，到陸門作乳娘來把身棲，蒙主人待我的德厚無比，報深恩，須要等候時機，（亂鎚夫人上）

夫人（白）乳娘呵，今有金兵攻打水西門，謊安倘有不測，老爺爲國盡忠，我也甘心一死，怎奈文龍孩兒無人收養，我夫妻死後，怎生瞑目也。

乳娘（白）夫人吶，小婦人情願扶養公子。
夫人（白）想此事重大，來日方長，恐非旦夕之功耳。

乳娘（白）夫人吶，想小婦人自進府以來多蒙厚愛，如今老爺爲國盡忠，夫人立志盡節，小婦人情願扶養公子，縱然來日甚長，塵世難保，萬死不辭。

夫人（白）你有此法。

乳娘（白）有此決心。

夫人（白）如此請上，受我一拜。

乳娘（白）豈不折煞小婦人了。

夫人（內起）介乳娘呵，聽外面殺聲連天，想是金兵，殺進城來，你快快抱定我兒逃命去罷。

乳娘（白）請夫人一同逃命。

夫人（白）我心已定，你快快去罷。乳娘，

文龍，咬兒呀，（下）。（吊死介）

陸登（甩髮上白）咬呀，唱搖板金兵潮湧難

抵擋，眼看城破家安亡，悲忿難忍二堂上，只見夫人懸了樑，（白）且住，

夫人懸樑自盡，但不知文龍孩兒，怎樣安排，想我陸登不能爲國保全路安

，也罷，待我拔劍自刎了罷，（自刎

立尸不介，緊急風兀，府人上進門見

陸立尸不介，）。

衆（白）陸登已死。

元龍(白)受孤一拜。(拜介)

兼將(白)還是立尸不倒。

元龍(白)兩廂搜來，(二番卒押元龍抱文

龍緊急風上跪介)你是何人。

乳娘(白)我乃是陸府乳娘。

元龍(白)懷抱誰家之子。

乳娘(白)乃是我家公子。

元龍(白)他叫什麼名字。

乳娘(白)他叫陸文龍。

元龍(白)他有多大歲數。

乳娘(白)未滿三月。

元龍(白)做這就是了，陸老先生但放寬心

，將此子抱回我國，認爲義子乾殿下

，日後大成人，接續你陸門香烟，

也就是了。(陸倒介)哭介)拖了下去

，番卒拖陸及夫人下)乳娘，待孤差

人，將你主僕，送回北國王府居住，

下面收拾收拾，明日起程。

乳娘(白)遵命。(下)

元龍(白)巴圖魯，今晚設擺筵宴，與衆將

賀功，歇兵三日，攻打兩狼關。(下)

第十場

(阿土孫(相)紅綰帽，黑箭衣。

阿土孫(上念啟板)我國起肅我國起肅謀山

河，要與南朝動干戈，將安州打打破

得來的金銀財寶城池土地且不說，四

狼主計策多一心要把中國的兒童掠，

教番書和番歌教化教育教他們把頭碰

，迷失本性忘祖國，都不知道家鄉父

母是誰何，到後來編成了隊伍去打中

國，我們的氣力可省得多，那時節中

國人打中國人，他們誰也不知覺，我

們得了利一旁拍手笑呵呵，管他毒惡

不毒惡管他毒惡不毒惡(白)我阿土孫

，自從四狼主破了路安州得來的金銀

財寶城池土地，姑且不說。又搭來好些南朝的小孩，叫我帶回金邦去訓練訓練，看天也不早了。就此走走（下）

第十一場

乳娘扮相）加緊解子。

乳娘（內唱西皮倒板）慘別故園赴北塞，（一差官半夫同上）接唱原板）忍辱偷生好傷懷。瑞安房殺餘腥在，滿目奴灰有沉灰。雄關天險今已據，胡騎縱橫任往來。（內唱喝介，羣兒哭介，阿土孫押小孩上）過場介下。乳望介白呀，唱搖板）見羣兒哭聲震野外，吁爹嘆娘叫苦悲哀，童稚無知遭荼害，蒼天爺呀。（內放火喊殺介）望家鄉撲唱快板）火光殺聲轟地來，望火光人哄擁。聽殺聲痛傷懷，賊兵那有理性在，燒殺如同禽獸材，亡國的人兒

牛馬，任憑宰割真難挨，簪竹難當這血。一搭搭，一件件，搭搭件件怎肯，有朝胡虜遭覆敗，誓討他冤冤心方趁心懷。（下）

（元龍）西得哈迷堂找八卦衣原人長鉤上

元龍（唱）

（白）兵敗中原往北遁，招兵折將轉回。（白）咳有從打破端安州，砲炸兩狼洞。我軍攻佔東京，掠來徽欽二帝，事已定，就就冊立張邦昌劉豫二人爲主，備以收拾宗室人心，不想康王趙昚，逃回臨安重整山河，又有岳飛韓世忠一般良將，協力扶保，在牛頭山與天蕩兩場血戰，殺得孤家險些被，只得暫回北國休養兵將，再許奪取中原之計，已國魯人馬關新（

唱流水板）奉取中原成，時，狼狽而歸，好傷情，張邦昌真不用，獨豫看來也無能，岳家軍，兵強將又勇，殺敗孤王百萬兵，暫回北國認人馬，再與岳飛賭輸贏。（下）

第十三場

（秦檜扮相學士帽，袖內上插，穿紅官衣，繫帶子，持扇扇）

秦檜

（內白）哽哽，上念秦檜，攀龍附鳳，

只爲權利去奔競，笑罵古人任我行，任我行，白下官秦檜，本是南朝新科狀元，那年四狼主打破東京，是我隨定徽欽二帝，來到金邦，多蒙四狼主十分恩待，命我致書殿下，陸文龍讀書，日後長大成人，好與金邦出力報効，這且不言，近日四狼主，收兵回

朝，不免前去問安，正是，蓬迎雅王須恭順，朝夕問安要殷勤。（下）

第十四場

（乳娘扮相穿帔）

（陸文龍扮相）郝子頭，紅龍箭，繫大帶。

（元求扮相）鋪花開筆。

乳娘（小鑼上唱西皮搖板）撫孤偷生十載正

，且喜忠良存後根，（白）自到北國不覺十載，且喜公子已然長大，是我清晨領他到此，望空叩拜，以慰老翁夫人在天之靈，看天已明亮，不免請出公子，一同叩拜便了，有請殿下。

陸文龍（內唱西皮倒板）忽聽乳娘一聲請，

（上唱快板）想必喚我拜神靈，雙掌叩拜數載整，今日倒要問分明。（小開門同拜介白）乳娘，你每天早

等我到這兒，望空叩拜，這個神像也

沒有，到底是給誰磕的頭吶。

乳娘（白）這個……殿下，是你未滿三月，

給玄極些喪了性命，我嘗與你在神靈台前

許下心願，故而領你每日望空叩拜

奉此，以謝神恩。

乳娘（白）敬之原來是還願來吶。

乳娘（白）還願來了。代文龍整衣介

這身衣裳在府中玩耍，他們都衝着

我來，我再仔細的一看，原來給他

弄成個和尚衣樣有點兩樣，這是怎麼回事吶

乳娘（白）只因殿下，是南朝打扮，他們以

爲新奇，故而發笑。

乳娘（白）怎麼，我這是南朝打扮。

乳娘（白）你我二人，俱是南朝打扮。

乳娘（白）咱們都是北國人，爲什麼要南

朝打扮吶。

乳娘（白）

乳娘（白）我方南朝人氏，故而南朝打扮。

乳娘（白）那麼我吶。

乳娘（白）你瞧，是我替你在南朝叩聖台前

，許下心願，又怕神聖怪罪，方纔將

你南朝打扮起來了。

乳娘（白）我喜歡南朝打扮，到底是好看

，我在戲台上，常看見有我這樣打扮

來看。

乳娘（白）是呀，倘若你穿王國建此中，

你就說是學習戲台上的。

乳娘（白）我家父王纔不來管我吶，就是

那個軍師，叫什麼牛皮紙，狗吃屎，

老是瞪着眼睛，瞧我這身打扮，我看

見他就生氣，我要是有武藝，纔不惹

他一頓不可。

乳娘（白）你家父王乃是馬上英雄，倘若學

成武藝，他就越發的歡喜你了。

乳娘（白）我要是學成武藝，一定要去

鋒打長，好顯顯我的威風也。（唱快

鼓）學成了武藝有本領，準備以敵退

軍威，（街鈴搖擺去舊鼓，方鎮和龍是

誤樂曲）

乳娘（白）殿下請，（龍二女）你長大有本

領，（看到陸南朝才能，學成武藝終有

外角）一棒不拿要你抱來。

秦椿（白）走陸，（上唱搖板）道才奉了軍

師命，暗地裏看他主僕的情，（進介）

乳娘（白）

乳娘（白）先生來了，請坐。

秦椿（白）有坐。

陸文龍（白）參見先生。

秦椿（白）殿下，昨日講的我國與南朝交戰

之事，可曾明白。

陸文龍（白）還是不大明白，到底不知道，

（我聽爲何）要和南朝打仗。

秦椿（白）我國的領地太狹窄，我國開塞來

苦，四主要與他們南朝爭分，若不先，方才引動了來。

陸文龍（白）先生，此方說，你家裏顯有財

好東西，我要和你平分共子，那麼，

你能與甘心樂意嗎？（秦椿）顯無難

介）你職，打了多少年的仗，怎麼

沒有把南朝給打下去呢？

秦椿（白）只因他們南朝地太，口多

，故而遲遲未能將他滅却。

陸文龍（白）那麼我國預備打到什麼時候，

纔算完。

秦椿（白）非等與他們南朝，拚個你死我活，

方罷手休。

乳娘（白）可先主，你探口他們南朝，閉口

他們南朝，但不知先生你是南朝人

是北國人呢。

陸文龍（白）先生是南朝人還是北國人耶。

秦椿（白）我雖是南朝人，心已對北朝有

年矣，縱然未能脫胎換骨，也與壯國之人相差不遠，想我妻王氏，言語動靜，直與北國婦人一般無二了。哇。

乳娘（白）怎麼，我却不曾見過，那一位是令正夫人呀。

陸文龍（白）乳娘，你沒有見過我家師娘呀。

乳娘（白）不曾見過。

陸文龍（白）我倒見過。

乳娘（白）殿下在那裏見過。

陸文龍（白）有一天早上我到父王房裏，

要去，看見我父王床上，躺着一個

花不溜丟的娘們，我家父王就對我說：

「（作花臉聲口介）王兄，你看家師

娘可長得好看不？」那個娘們還有點難

為情，他就說：「（作化旦聲口介）

嘿，你心裏對殿下說出叔家的根底來

呀，要是向他先生一問，就曉得。」

臉上怎麼掛得住呵？你呀，太以的蠢，撞了，那時我家父王就笑着說：「（作花臉聲口介）美人，有何妨？那秦官兒乃是知趣之人，縱然說破，也不來管我的閒事呵，哈哈，父先生，我到底不知道，我家師娘，為什麼會跟我父王睡在一，這個呀我不大明白，倒要請先生講解講解。」

乳娘（白）殿下，你家先生也愛與你講過親善二字，這就叫做親善。

陸文龍（白）哦，原來先生講的親善，就是這個說法，我纔明白。

秦檜（白）呀，小小年紀，不許再提此事。

乳娘（白）聽先生每日與殿下講解書文，

學問精深，定是南朝書讀之家了。

秦檜（白）我本南朝一新科狀元郎。

乳娘（白）怎麼，先生還是南朝的新科狀

元郎。

秦檜（出位介白）不錯哇，我這個新科狀元，與衆不同，的的呱呱，是我一肚子經書掙來的呀。

乳娘（白）是呀，先生多才善變，能夠見風使舵，真不愧爲識時務之俊傑也。

秦檜（白）這兩句話，可稱得是我風塵中之知己也。

乳娘（氣介白）先生說那裏話來，想我身爲主母，伏侍殿下，不過是苟且偷生而已，似令正夫人，不惜色相，結交權貴，以助先生，掙來富貴榮華，方才不愧爲先生之知己呢。

秦檜（白）夫唱婦隨，此之謂也。

乳娘（白）先生吶，（唱搖板）先生見識真遠大。

秦檜（白）誇獎了。

乳娘（接唱）不要祖墳與國家，看破廉恥由人笑罵。

陸文龍（接唱）笑罵由人不管他，只要能升官把財發。

乳娘（接唱）你恨不能脫胎把骨化。

陸文龍（接唱）你恨不能有個北國的媽，還缺少一個洋爸爸。

乳娘（接唱）令正夫人神通大，與你祖先增光華，美貌如花溫柔典雅。

陸文龍（白）先生（接唱）可惜他夜裏不在家，先生爲何不管救他。

乳娘（接唱）看起來先生，才氣量大。

陸文龍（白）先生（接唱）你是個搖頭擺尾活王八，（接文龍下）

秦檜（白）哎呀呀，他主僕二人，將我罵得好苦其情可惱，這才軍師在書房之中叫我留心察看，他主僕的言語行動，我不免去至狼主面前，就說乳娘已將路安州之事洩露，狼主一怒必然將他主僕斬首，消除我心頭之恨，我就是這個

主意，正是（圓場介）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有請狼主。

（元哈二卒同上）

元哈（白）每日操演人馬。

哈迷（白）準備再奪中華。

秦檜（白）參見狼主。

元哈（白）秦官兒到此，有何話講。

秦檜（白）爲臣奉了狼主之命教導殿下攻

書，與館每日在一旁打攪，倒還罷了

，他不該將路安州之事洩露，已被爲

臣看破此情，不敢不來報與狼主知道

元哈（白）噫有這等事那裏容得，來，將

那賤人到來，你要與他質對一番。

秦檜（白）遵命。

乳娘（二卒押乳上青衣）

甩髮介（白）參見

狼主。

元哈（白）跪，胆大

竟敢洩露機密

，還不從實招來。

乳娘（白）狼主呵，想小婦人自進府以來

，跟隨殿下，時時感念狼主天高地厚

之恩，焉能作此忘恩負義之事，狼主

你不可聽信讒言啊。

元哈（白）住口（唱搖板）賤人休要巧言

講，洩露機關罪非常，（白）秦官兒

。（秦應介）孤王賜你烏金棒，狠狠

責打賊乳娘。

秦檜（白）遵命，（接棒介接唱）賤人做

事不想，恩將仇報喪天良，手持金

棒將你打，（打介）

乳娘（白）呃呀（接唱）平白無故遭冤枉

，這纔是主僕們。

陸文龍（上接唱）大禍天降，（改秦手介

秦丟棒介接唱）你責打我乳娘爲那棒

，（叫頭）父王，（元哈文縮退介）

乳娘，爲了什麼事情呵。

元龍(白)父龍，我不許你與他講話。

陸文龍(白)不講話就不講。

元龍(白)文龍我且問你，你家娘可曾

與講過南朝之事。

陸文龍(白)我家娘沒有給我說過南朝

麼事，我先生，常常給我講到我

國和南朝打仗的事。

元龍(白)你，可曾背地辱父王。

陸文龍(白)哎，言是那兒的話呀。

還我好好孝你老人家，別惹生

氣，這是那個王八旦說的瞎話。

(泰作應介)。

元龍(白)家先生，對孤言講，還有什

麼假的。

陸文龍(白)就是他呀，父王你不知道，

剛呀。

泰槍(白)呵殿下，不要再提起方纔之事了

陸文龍(白)噢，你還曉得難為情。父王

，方才先生給我講書的時候我也曾問過我先生，為什麼我家會與父王睡在一塊，乳娘也在旁邊說了幾句笑話，先生的臉上就掛不住，就記恨着他，現在父王跟前說了乳娘這些的壞話，父王你不信呵，你瞧你瞧，我

先聖的臉還臊得通紅。

元龍(白)泰槍，此事可是有的。

泰槍(白)呵……

陸文龍(白)你說有沒有，有沒有。

泰槍(白)噢，不錯，有的，有的。

元龍(白)這就是了。

哈迷堂(白)狼主，此事還要問過明白。

元龍(白)軍師向前問來。

哈迷堂(白)殿下這裏來。

陸文龍(白)幹什麼呀。

哈迷堂(白)我來問你，你是個南朝人，還

是個北國人呢。

陸文龍(白)我是個北國人，怎麼是南朝人呢。

哈迷堂(白)你是誰的兒子。

陸文龍(白)我是我皇爸爸的兒子，你是誰的兒子。

哈迷堂(白)你可知道，南朝潞安州有個陸空嗎。

陸文龍(白)這是什麼話呀，南朝潞安州有個路燈，難道說我們北國的街上，就沒有路燈嗎。

哈迷堂(白)家父王可疼愛與。

陸文龍(白)我是他的兒子，他不疼我，還疼你嗎，你又不是他的兒子。

哈迷堂(白)你將來長大成人，要好好孝順你家父王。

陸文龍(白)那還要你教嗎，父王請你快快給我請個老師，教習武藝，我不要再那個活王八先生，教我念書呀。(元龍不

理介)父王你怎麼還是生氣呀，你就不願意叫我習武嗎，我的好爸爸，元笑介)樂啊樂啊。

元龍(白)你這孩子真討厭。

陸文龍(白)那麼，你叫習武不習。

元龍(白)好，明日差人，請一教習，教你武藝，也就是了。

陸文龍(白)多謝父王，(作揖介)牛皮獻，狗吃屎，這兒來。

哈迷堂(白)殿下講些什麼。

陸文龍(白)你問完了我，我該問問你，你不是姓哈嗎。

哈迷堂(白)我姓哈。

陸文龍(白)我養活了一個小哈狗，也姓哈，有一天他偷吃了我的東西，叫我拿刀子，把他的鼻子給割去，八成你的鼻子也是因為偷吃東西，讓人家給割下去的把。

（勸送貴）白：「喂，這是什麼講話。」

元龍（白）：「王兒休得無理，出外玩耍去吧。」

陸文龍（白）：「不，我要跟我乳娘一塊走。」

元龍（白）：「你家乳娘隨後就去。」

陸文龍（白）：「我還要跟我乳娘一塊走。」

（元龍怒介）。

陸文龍（白）：「先生，先生，（作王八像介跑下）。」

小番（上白）：「老王請狼王，入朝議事。」

元龍（白）：「知道了，（小番下）軍師秦官兒，

隨孤上朝，（哈秦介）娘，從今以

後，好好侍奉殿下，倘若洩露機關，

你主僕性命難保，（王記下了）。

乳娘（白）：「遵命。」

陸文龍（上堂門介白）：「乳娘，我家父王他大

了。」

乳娘（堂介白）：「呢呀，（唱搖板）這纔是風波

平地起，險些一命化灰泥，驚魂未定

同房裏，（扶文龍介圓場）。

陸文龍（接唱）：「勸乳娘屈淚休悲啼。」

乳娘（白）：「呢呀（哭介）。」

陸文龍（白）：「乳娘，你今天挨了這場毒打，

叫我也有點怪難受的（哭介）。」

乳娘（代文龍扶淚介白）：「殿下不必啼哭，快

快安歇去吧。」

陸文龍（白）：「我要是睡了，你再哭，誰來解

勸你哪？」

乳娘（白）：「我不哭也就是了。」

陸文龍（白）：「你真不哭了嗎？」

乳娘（白）：「不哭了。」

陸文龍（白）：「我要睡了。」

乳娘（白）：「快快安歇去吧（文龍入帳睡介起

更）（一聲哀怨事，燈下深思，撫孤

担驚險，咳，苦心有誰知呀，（起二

更唱）（一聲慢板）秋風起夜已靜，孤燈

獨守，一陣陣勾起了無限深愁，（連繫

着胡笳聲塞馬悲吼，含淚眼望天南百感交流。十年來困番邦忍辱含垢，也不知何日裏故土重遊，忍不住傷心淚把羅衫溼透，把羅衫溼透，蒼天爺呀（白）如今撫養公子，纔得十歲，元龍就是這樣疑忌於我，想起來日，磨難非少，叫我怎生忍受也（起三更接唱反二黃原板）想起了受拷打痛澈心頭，似這等遭疑忌驚險常有，來日事實難料何必強求，爲陸家我也曾把報難受夠，縱一死我也謝得起，老爺夫人托孤的恩情一番根由，倒不如解羅巾自去縊首，自去縊首，（解腰巾介接唱反二黃搖板）這艱難與困苦一死方休，我這裏持羅巾把縊來殺（作欲上弔介）。

陸文龍（白）乳娘呵。

乳娘（白）呀（起四更接唱反二黃搖板）

陸公子誰憐念死也擔憂，望老爺與夫人多多保佑，等公子成人後好報冤仇。（白）且住，是我深夜長思，也不知天到什麼時候了，（起五更）看天已明亮，不免喚醒公子，一同叩拜老爺夫人陰靈便了，殿下醒來。

陸文龍（白）乳娘，你怎麼起的這麼早哇，八成不一夜沒睡吧。

乳娘（白）這個……殿下不必多問了，隨我去到後面，叩拜神聖去吧。

陸文龍（白）好，磕完了頭，我找我父王學武藝去。

乳娘（白）正是，心中不忘路安根。

陸文龍（白）學成武藝立功勳。

乳娘（白）隨我來。（同下）

第十五場

（岳飛扮相）夫英雄，黑毛，披白蟒，

紫雲硬靠。

(四鍾將扮相，嚴正芳，岳雲，俊扮，何元慶，狄雷，拘臉，全紫硬靠。

(四鍾將緊急風上下馬，挖門吹打四龍套上，卒聲「送我河山」大旗隨上)。

岳雲(上點鋒)統領將校，報國辛勞，雄威治，百戰功高，要把金人掃。(進大旗介)。

四鍾將(白)參見元帥。

岳雲(白)衆位將軍，(念詩)山河破碎，怒冲霄，胡騎縱橫，懷難消，統領人馬，金囚掃，收復失地，在今朝。(白)本帥姓岳，名飛，字鵬舉，相州懷慶府人，前爲臣，不可恨金兵，累犯中原，掠去二聖，殘害黎民，是俺曾在牛頭山救駕，殺得石兀龍名喪胆，逃歐國去，今已數載，不想他野心不死，又縱鎮人，又使人，因此，本帥才速復仇，大保人。

前往朱仙鎮對敵，今乃黃道吉日，正將興兵，衆將官，起兵來仙鎮去者。(脫辮上馬，下衆同唱泣顏回牌子下)

第十六場

(兀龍扮相)督子璵，武蓬頭，大額子，銅子，狐狸尾，紫黃靠。

(四番鍾將扮相)蓬頭拘臉，紫硬靠。

(四番鍾將)下手兀龍上唱南普天樂牌子。

兀龍(白)某兀龍，自從兵敗回國，養精蓄銳，數載有餘，約定今日到朱仙鎮與岳飛交戰，已圖當，朱仙鎮去者。(下)

第十七場

(陸文龍扮相)紫金冠，狐狸尾，白蟒。

(乳娘、相)紫披，綠裙子，夫子履，老旦頭髻。

陸文龍(白)武藝習好，到陣前，要逞英豪。

(念詩)英雄年少，雙槍武藝高，何日戰場到，談笑立功勞。(白)小王陸文龍，生長北國，喜愛南朝打扮，聞得父王兵紮朱仙鎮，要與南朝交戰，有心前去助戰，不免請出乳娘。商議此事，有請乳娘。

乳娘(上念)元隆不催人自老，撫孤任理好心焦。(白)殿下將老身喚將出來，有何話講。

陸文龍(白)聞得父王，兵紮朱仙鎮，與南朝交戰，我有心前去助戰，不知乳娘以為然否。

乳娘(白)殿下一人前去，老身放心不下，你我一同前往，但不知幾時起程。

陸文龍(白)即刻起程。

乳娘(白)如此下面更來。
陸文龍(白)請，(同下)

第十八場

(岳飛原人)元虎原人，上會降，岳飛(白)馬前來的敢是元虎。

元虎(白)然。

岳飛(白)元虎，前者已被本帥殺得大敗，今日還敢出。

元虎(白)岳元帥，孤家帶領領國人馬，奉取中原，你若降順，孤家與你平分疆土。

岳飛(白)一派胡言，看槍，(開打岳飛下四鎗將上接打元虎下四鎗將追下)

第十九場

(元原人賊上)

報子(上白)岳飛討戰。

元龍(紅)再探，(報子下)巴圖魯，將免戰

牌高懸營門，(掛免戰牌介)。

報子(上白)殿下乳娘到了。

元龍(白)殿下乳娘到了。

報子(白)正是。

元龍(白)乳娘下面歇息，殿下進帳。

報子(白)有林下(下)。

陸文龍(內白)走哇，(上唱快板)雙燈能敵

千員將，管叫宋將喪疆場，來在營門

用自望，(望免戰牌介白)呵，(接唱)

免戰牌高懸爲那格，(拔劍砍免戰牌

介進介白)父王在上，兒臣大禮叩拜

金安。

元龍(白)我兒一旁坐下。

陸文龍(白)謝父王。(坐介)

報子(上白)岳飛討戰。

元龍(白)呵，~~孤家~~也曾將免戰牌高懸，爲

何又來討戰。

報子(白)免戰牌已被殿下打破。

元龍(白)再探(報子下)王兒，爲何將免戰

牌打破。

陸文龍(白)啓東父王，孩兒習就全身武藝

，要到陣前，生擒那岳飛入帳。

元龍(白)我兒有此胆量。

陸文龍(白)有此胆量。

元龍(白)巴圖魯，少王爺出兵，多加小心

(下)

陸文龍(白)小番們，迎敵者。(上馬介岳

飛上對槍，岳敗下陸追下)

第二十場

四鎗將(上白)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

(岳敗上)入座介)元帥，勝負如何。

岳飛(白)番邦出來一員小將，名喚陸文龍

，此子十分驍勇，本帥不能取勝。

四鎗將(白)待末將掌出馬。

岳飛(白)你等車輪戰迎敵者，(下)
四鎗將(白)遵命(上馬下)。

第二十一場

(陸文龍上打四鎗將及岳飛追下，岳
飛入上敗進城介，搖動令旗介)

陸文龍(上三笑)哈哈，哈哈，哈哈：

(白)小番們，團團圍住了(下)

第二十二場

(王佐扮相)紗帽，黑三，紫披。

王佐(上念)殺爲天下奇男子，須立人間未
有功，(四龍奎引岳上坐介)

探子(上白)陸文龍討戰。

岳飛(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岳飛(白)哎呀，想俺岳飛自出兵以來，戰
無不勝，攻無不取，不想今日賊在黃

口，猶子陸文龍之手，好不愧煞人也。
王佐(白)門，元帥，那陸文龍，莫非是瑞
安州陸登之子麼？

岳飛(白)正是此子。

王佐(白)聞得他父，命喪金人之手，如今
爲何反助仇人。

岳飛(白)想當年大破瑞安州，此子未滿三
月，叫他怎能知曉。

王佐(白)噯，既然如此，待小弟混進番營
，順說那陸文龍，反正歸宋，不知元
帥意下如何。

岳飛(白)想那兀朮，詭計多端，賢弟此去
，只怕難以成功，帳中用你不着，出
帳去吧。

王佐(白)告退，(下)

岳飛(白)衆將官，小心防守，(同下)

第二十三場

王佐（起初更王內唱二黃倒板）聽誰樓打初
更去免東上（二旗牌持燈上唱過龍）爲
國家秉忠心食君探報王恩盡夜奔忙，
（原板）想當年往洞處遇過浪蕩，到
如今食君祿未，宋王，丟大哥他待我
手定一棒，我王佐心功勞怎受榮光，
今夜晚思巧計番營去闖，落一個美名
兜萬載傳揚（揮令二旗牌下坐茶白）想
俺王佐，自投宋以來，寸功未立，今
若思得一計混入番營，順說那陸文龍，
舉領人馬反正歸宋，倘若成功豈不
名垂千古。（二更接唱）怎能夠施巧計
奪得運，前後話向文龍細說衷情，
前也思後又想無有計定，倒不如上公
堂觀看古今，（白）漢書，唉，想那漢
室，衛律以武，同往番營催貢，一個
背主求榮，降順北國，一個執意不降
以打入牢籠，自古以來，忠臣奸佞，

令人可恨，（三更接唱）洪朝中衛律聲
名不正，却爲何老薛武一片丹心，飢
食飽渴飲雪忠心耿耿，天保護地保佑
貽有神靈（換書介）東周列國，要離斷
臂刺慶忌，要離斷臂刺慶忌（換書介）
想那要離刺殺慶忌，乃大丈夫所爲，
俺王佐何不學他一學，以報國恩，我
不免留下書信一封，就照計而行，
（修書介）（唱過龍板）却要刺慶忌願有
志量，到如今美名兜萬載傳揚，俺王
佐學要離番營去闖，（換衣書用髮介）
（那願得生和死天作主張（斷臂介）三
二旗牌（上白）醒來。
王佐（唱搖板）霎時內得我心神不定，好
一似滾油煎刀刺我心，睜開了春花眼
實難扎持，爲國家斷一臂要留美名。
二旗牌（白）將軍這是何意。
王佐（白）爾等不可聲張，來，來，來，來，這

有書信一封，這與元帥，不得違誤。

二續牌（白）是也。

王佐（白）轉來此，是機密大事，不可洩露。

王佐（白）達令者新。

王佐（白）達令者新。

王佐（白）看，天色將明，不免詐降元兇去者。（下）

第二十四場

（元兇扮相）達帽，箭衣，馬褂。

元兇（白）龍套元文周上。王兇多英俊。

陸文龍（白）一戰破小軍。

小將（上白）啓東狼主，拿住奸細一名。

元兇（白）都上來，看拿押王上。

王佐（白）與狼主叩頭。

元兇（白）跪，紅大奸細，前來跪探，來，

王佐（白）我慢來慢來，留頭講話呀。

陸文龍（白）是呀，父王要與他留頭講話。

元兇（白）好，容你慢慢講來。

王佐（白）雖臣生猛，現在要飛快下以爲隨。

王佐（白）昨見岳飛被狼主殺得大敗，必是

是我勸他歸降狼主，他故意不降倒還

罷了，反執賣劍，將狼主的臂砍斷，

高標本，叫我學與狼主，等候大

兵一到，定要擒拿，因，逆結二聖還

朝，那時再將狼臣斬首。呢呀狼主呵，

你看我死又死不了，活是活受罪呀，

望求狼主收留革命。

元兇（白）你說此話，狼却不。

王佐（白）現有斷臂爲證。（舉臂介）

元兇（白）待孤看來，（看介）岳飛呀岳飛，

降與不降，盡在與你，為何下此毒手，

也罷，待孤收留於你，也就是了。

王佐（白）謝狼主。

元兇（白）哎呀，必須要與他改過名兒纔是。

陸文龍(白)是呀，必須要與他改過名兒纔

王佐(白)是呀

兀朮(白)那麼他叫什麼名兒。

王佐(白)苦哇。

兀朮(白)叫他苦人兒，也就是了。

陸文龍(白)苦人兒，倒也響亮。

兀朮(白)苦人兒，從今以後，大小營盤任

你遊玩，待我選請名醫，調養你的傷

痕，你且出帳去吧。

王佐(白)多謝大王。(下)

兀朮(白)王兒，爲父意欲用鉄浮陀，攻打

宋營，不知我兒意下如何。

陸文龍(白)但憑父王。

兀朮(白)正是，宋營做事太絕情。

陸文龍(白)軍中無有斷臂刑。

兀朮(白)王兒。

陸文龍(白)父王。

兀朮(白)隨你皇父來呀，哈哈。

陸文龍(白)來了也。(同下)

第二十五場

(王佐扮相)高方巾，藍褶子，繫黃
繮子。

孔娘(上唱二黃原板)自從我隨殿下來到陣
前，終日裏不由人坐臥不安，我本當
將往事細講一遍，怎奈他孤一人難報
仇冤，怕的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那時
露機關激怒狼主將他殺害反起禍端
，爲此事終日裏愁眉難展，十六載的
冤仇，常掛心間，(白)唉，實只望隨
定公子，來到陣前，還有機會以同祥
南朝，只是無人說破與他，想這冤仇
，何日得報哇。(唱搖板)思前想後無
從報，此事叫我兩難難。

王佐(白)走陸(上唱搖板)到番營一月
來未遇巧機，怎能夠與文龍把話來提

（白）來此已是陸公龍的營房，待我

「嫌、白晝，大胆行
偷竊探我營，

嫌白晳，大胆行

這就說探我警，

[illegible]

長江一水

Figure 6

卷之二

100

王佐、王上地

白(白)以呀呀

王佐(白)豎耳，聽老太太說，不像比處

人氏

北琅（白）本不是此
人氏。

王佐白那裏人氏。

乳娘（白湖廣潭州人氏。

王佐字白怎麼，老太太是湖廣潭州人嗎？

城(白)湖廣潭州人。○

楚

王佐白：「我也是湖廣潭州人。」

乳娘白：「怎麼，你也是湖廣潭州人？」

王佐(白)我們是制鄉呵。

乳娘(白)我们是乡政府——介来不不？

見一祖正一付二

王侯將相之歸之太

— 10 —

一、同、近、在、我、心、

丁巳年

二位(白)你別亂說口氣
說了却也

興訪可

與白老弟薛氏，前駐紮安州節度使陞

六十二、加甲，以爲之，只日金兵作

打破滅亡，我家老小爲國盡忠一

夫人盡節而亡了，是我懷抱未滿。

三月的陸公子，來到三邦，算來已有

一十六載。

王佐(白)聽老太太之言 那陸老先生還有

後嘆。

乳娘(白)怎麼有哇，有道是忠良不絕後

哇。

王佐(白)今在那裏。

乳娘(白)那日陣前，槍挑救員宋將，那就

是我家公子啊。

王佐(白)哦，那日陣前，槍挑救員宋將，

那就是陸公子嘆。

乳娘(白)正是。

王佐(白)喂呀，妙哇，(唱搖板)聽罷言來

心歡暢，把話說與他知詳，(白)老太太，

(接唱)我爲公子斷左膀，捨死忘

生到此邦。

乳娘(白)如此說來，你爲我家公子吃了苦

了(乳拍王肩介)

王佐(白)喔……

乳娘(白)怎麼樣了。

王佐(白)不妨事啊，(接唱)這斷臂的情由

說出口來禍難當。少時公子

歸營帳，全仗老太太作主張(內鑼聲)

娘(白)殿下回來了，你且迴避，(下)

王佐(白)是……(四下手引文上四下手下)

參見殿下。

陸文龍(白)罷了，苦人兒，這幾日爲何不

到小王營中走走。

王佐(白)這幾日名震那些王爺平章們，這

個請我去飲酒，那個要我說些個評書

，故而少來與殿下相安。

陸文龍(白)怎麼，你還能說評書嘆。

王佐(白)我一肚子的評書呢。

陸文龍(白)好，好，好，你且少待，有請

乳娘。

乳娘(上白)殿下回來了。

陸文龍(白)有一苦人兒能說評書，苦人兒

，這就是我家乳娘，上前見過。

王佐(白)哦，這就是乳娘老太太嘆。

王佐(白)：「就是苦人兜囉。」

王佐(白)：「苦人兜禮到了。」

乳娘(白)：「請起。」

陸文龍(白)：「苦人兜你且講。」

乳娘(白)：「呵，殿下，必須要賜他一個坐位呀。」

陸文龍(白)：「怎麼，說評書還要坐位嗎？」

乳娘(白)：「坐下的好。」

陸龍(白)：「好，苦人如你且一旁坐下。」

王佐(白)：「慢來，慢來，殿下在此，那有苦人兜的坐位呀。」

陸文龍(京白)：「叫你坐你就坐着罷，不用客氣。」

客氣。

王佐(白)：「多謝，下，呵，乳娘老太太，苦人兜告坐了(坐介)。」

人兜告坐了(坐介)。

陸文龍(白)：「乳娘你也坐下(坐介)。」

王佐(白)：「請問殿，受聽文呐，還是受聽武的呢。」

王佐(白)：「小王受聽武，自然聽武的是愛。」

乳娘(白)：「好的好。」

王佐(白)：「愛聽忠呵，愛聽奸的呢。」

陸文龍(白)：「小王敬的是忠臣孝子，恨的是逆賊奸黨，自然是愛聽忠的。」

乳娘(白)：「忠的好。」

王佐(白)：「哦，忠的好，待苦人如說一段驍駒思鄉的故事可好。」

驍駒思鄉的故事可好。

陸文龍(白)：「驍駒思鄉的故事。」

王佐(白)：「正是。」

陸文龍(白)：「可熱鬧。」

王佐(白)：「熱鬧得很。」

陸文龍(白)：「好，如此你且講來。」

王佐(白)：「慢，用警木拍案介。」

陸文龍(白)：「這是怎麼樣了。」

王佐(白)：「這是我們說評書的規矩呀。」

陸文龍(白)：「說評書還有規矩嗎？」

王佐(白)：「不以規矩，就成方圓了。」

乳娘(白)自然又有規矩的好。

陸文龍(白)好大的規矩呀。

王佐(白)道德。……功名夏后商周，

七姓五霸開基，頃刻興亡過首，青

史幾行名姓，北芒無數荒塚，前人田

地後人收，說什麼龍爭虎鬥，(拍掌

本

陸文龍(白)他又來了

乳娘(白)走了。

王佐(白)一不說京師，二不說五仙坡

唐，三不說大氣，四不說小位，留下元

一不說，二不說，三不說，四不說。

陸文龍(白)你待要賜。

乳娘(白)乃是大大小小。

王佐(白)守三門，一戰敵國，只殺得胡

風而逃，北國勾通一奸佞王

欽若。

陸文龍(白)王欽若。

乳娘(白)乃是大大的奸佞。

王佐(白)一日早朝那王欽若上殿奏道，北

國中出了一匹寶馬，名曰驊騮，此

生來，頭上有角遍體生鱗，盡行千里

見日，夜行八百不眠，倘有能人將此

盜回南朝，可算稱國家之祥瑞也，

真宗聞奏，問道行人能將此馬盜回不

，那王欽若奏道，要在此馬，非

好佞不可，阿賊，你道，他是

奸佞，你道，他是

陸文龍(白)。

王佐(白)王不說，二不說，三不說，四不說，

五不說，六不說，七不說，八不說，

九不說，十不說，十一不說，十二不說，

十三不說，十四不說，十五不說，十六不說，

十七不說，十八不說，十九不說，二十不說，

二十一不說，二十二不說，二十三不說，二十四不說，

二十五不說，二十六不說，二十七不說，二十八不說，

王佐(白)進得帳去，問其情由，討下將令。

，祇往北國盜馬，呵殿下，你可知道那孟良是什麼出身。

陸文龍（白）小王不知。

王佐（白）他乃是警馬出身，能通三川六國的話，他一日兩，兩日三，混進的，不到一，就將此馬盜回來了。

陸文龍（白）將馬盜回，果是一員能將。

乳娘（白）可以算是一員能將。

王佐（白）將馬盜回，王見喜，他們加官的官，受實的受實，只是可憐那。

陸文龍（白）那馬便怎麼樣吃。

王佐（白）那馬，自到南朝，七日七夜，不食草料，眼望一國，大叫三聲，竟自

（餓死了）。

陸文龍（白）那馬因何不食草料。

王佐（白）那不遠是心鄉呵。

陸文龍（白）改日時日再會思鄉。

乳娘（白）食馬比君子，馬且思鄉，何況人乎。

王佐（白）可是老太太說的有理，馬且思鄉

的，手，一老太太，你看如今的人，竟不如那畜生了哇（唱）

陸文龍（白）好。

王佐（白）完了。

陸文龍（白）狂。

王佐（白）往下無有了。

陸文龍（白）剛講到熱鬧之處，怎麼就無有了，不熱鬧，不熱鬧。

王佐（白）怎麼，不熱鬧。

陸文龍（白）不熱鬧。

乳娘（白）講一段熱鬧的。

王（白）唔，講一段熱鬧的，一段熱鬧的，（與乳娘做手勢）呵，待苦

八面觀段本朝，故事好。

陸文龍(白)本朝의什麼敵軍。

王佐(白)我國四狼主大破路安州。

陸文龍(白)可是我父王大破路安州。

王佐(白)正是。

陸文龍(白)可熱鬧。

王佐(白)熱鬧的很啊。

陸文龍(白)如此快快講來。

王佐(白)慢來慢來，現有舊圖一幅，懸掛

起來，照圖言講呵，(掛圖介，文看

介，乳飲泣介，王急止之介)呵老太

太，你看我一隻手畫的可好哇。

(哭白)好，好。

陸文龍(白)苦人兒，這上面，還是金兵，

還是宋將。

(白)金兵也有，宋將也有。

陸文龍(白)苦人兒，這上面有一員大將，

自刎在二堂，他是何人。

王佐(白)那乃是路安州節度使，姓陸名登

，人稱小諸葛，被我國四狼主攻破城

池，情急無奈，他就爲國盡忠一死呵

。(乳暗泣介)

陸文龍(白)苦人兒，有一婦人懸標自盡，

他是何人。

王佐(白)那乃是陸老夫人，見他丈夫爲

國盡忠，死，他也就爲夫盡節而亡了

。(乳娘哭出聲介)

陸文龍(白)乳娘，你怎麼哭起來了。

(白)我見他一家死得可憐，故而啼哭

陸文龍(白)苦人兒，我把他好有一比。

王佐(白)比作何來。

陸文龍(白)看評書落淚。

王佐(白)此言是也。

陸文龍(白)他替古人擔憂。

(白)怎麼，我替古人擔憂。(哭介工

冷笑介)

介) 著人兒，這上面有一個婦人，
抱嬰孩，他是何人。

王佐(白) 那乃是陸公子，其時未滿三月，由

乳娘扶養，乳娘見他一番死得可憐，
故而懷抱他，子躲避旁，暗自落淚。

陸文龍(白) 苦人兒，這一員大將，怎麼好

像我父王模。

王佐(白) 正是我國四狼主。

陸文龍(白) 我家父王爲何與他人下拜呀。

王佐(白) 我四狼主，喜的是忠臣孝子，

僕節婦，見那陸老先生，忠心可敬

，故而拜塵埃。

陸文龍(白) 我父王拜得，小王可拜得。

王佐(白) 殿下嘆，正拜，正拜。

乳娘(白) 殿下，你還要多拜上幾拜呀。

陸文龍(白) 如此，陸老先生請上，受小

一拜。

王佐(白) 呵陸老先生，你要顯聖靈應明，

(乳同作神像介，看介)

陸文龍(白) 呵。

王佐(白) 呵。

乳娘(白) 呵。

陸文龍(白) 笑介。

王佐(白) 笑介。

乳娘(白) 笑介。

陸文龍(白) 苦人兒，這

爲何立尸不倒哇。

王佐(白) 這立尸不倒嘆，嘆，他在那裏憂

哇。

陸文龍(白) 憂什麼。

王佐(白) 他的後，不能與他報俯。

陸文龍(白) 怎麼，他還有後嗎。

王佐(白) 怎麼無有哇，有道是忠良不絕後。

陸文龍(白) 但不知此子，今在何處。

王佐(白) 我與四狼主掙回金邦來了。

陸文龍(白) 被我父王掙回金邦來了。

三佐(白)正是。

陸文龍(白)怎麼小

不，曾見過。

王佐(白)怎麼說，不曾見過。

陸文龍(白)我見了，但不如此丁，今年

有許多人年紀，

王佐(白)他今年幾歲，

歲，一十六歲。

陸文龍(白)說，一十六歲。

王佐(白)正是。

王佐(白)怎麼說，小土同庚

王佐(白)也，也是一十六歲。

陸文龍(白)我呀，十六歲。

王佐(白)我呀，十六歲。

陸文龍(白)這心此子，他這

王佐(白)若他，他能敵萬人。

陸文龍(白)他，他能敵萬人。

王佐(白)他，他能敵萬人。

陸文龍(白)苦人，你講起話來。

王佐(白)怎麼。

陸文龍(白)此子有條大本領，為何不叫他

王佐(白)父母仇人。

王佐(白)不，起仇仇則可，提起仇，今

王佐(白)可以，(拍案木介)

陸文龍(白)什麼。

王佐(白)他非但不與他父母仇，他甘

王佐(白)為人爲父仇，(拍案木介)

陸文龍(白)他，廣名。

王佐(白)他叫。

陸文龍(白)他，牛。

王佐(白)合糊念介，他，陸龍。

王佐(白)他，什。

王佐(白)他，什。

王佐(白)他，什。

王佐(白)他，什。

陸文龍(白)他，他到底叫什麼。

王佐(白)他，他：叫陸子精阿。

陸文龍(白)收，胆大著人兒，竟敢戲耍小王，休走看劍。

娘(白)哎呀公子呵，想當年大破瑤安州

，你居家大小，俱被兀朮所害，是

將你抱回國來，假意扶養，後也好

與他全邦，出力報効，如今王將軍說

明這一十六載的血海冤仇，話已說明

，報仇也在你，不報仇也在你呀。

陸文龍(白)呵(取畫介)爹爹，母親，哎呀

乳娘王佐(同白)公子醒來。

陸文龍(唱倒板)肝腸痛斷如刀絞，(白)爹

爹，母親，爹娘呵(唱搖板)血海冤仇

怎開交，三尺龍泉出了鞘。

王佐(白)那裏去。

陸文龍(接唱)殺却兀朮氣方消(哭介)

王佐(白)公子呵，(接唱)公子休要心焦燥

，大家同想計一條。

又龍(白)哎呀恩公呵，那賊今夜晚間，

三更時分破寨家營，這便如何是好。

王佐(白)哎呀這……(想介)公子呵，待我

修下書信一封，綁在箭頭之上，射入

宋營，請出元帥速移營，調動兵將

，殺他個裏應外合，豈不是好。

陸文龍(白)小侄滿墨。

(王佐修書介)(接書介)

陸文龍(白)恩公請上，受我一拜。

王佐(白)且慢，公子何不趁此機會，約同

南韓陷敵的兵將，一齊歸宋，共滅金

囚，豈不是好。

陸文龍(白)連命，恩公請上，受我一拜。

王佐(白)不必拜了(文拜介)

陸文龍(白)爹爹，母親，哎，爹娘呵(下)

乳娘(白)他這纔明白了。

王佐(白)我也殘廢了(同下)

第二十六場

(岳原人上移營介過場下)

第二十七場

元龍(元原人文同上)兵紮永仙鎮，柯日把功成，決定今日砲轟宋營，令我兒看守大營，兒，(文不理介)兒。

陸文龍(白)我聽見了。

元龍(白)這孩子怎麼了，今日砲轟宋營，命你看守大營，你聽見了沒有，你聽見了沒有。

陸文龍(白)我早就聽見了。

元龍(白)這孩子怎麼長了脾氣了，已圖魯殺，孩兒，孩兒，看你怎麼好哇(下)

陸文龍(白)那賊出營，有請恩公乳娘，

(王佐乳娘同上)那賊出營，你我逃回南朝去吧。

王佐(白)我們要回南朝了。

乳娘(白)是呵，我們要回南朝了。(文帶

馬王佐乳娘上馬下)

陸文龍(白)且住，我不免約同南朝陷敵的兵將，一齊歸宋使了，呸，南朝陷敵的兵將聽者，願回祖國者，隨俺陸文龍一齊歸宋。

四下手(齊白)俺來也(上白)我等俱是南朝

陸文龍(白)好，放起火來。(拿槍上馬下)

第二十八場

番將元原人上白來到宋。

元龍(白)大砲攻打。

番將(白)空營一座。

元龍(白)中了那賊誘兵之計，已圖魯回營

報子(上白)營中失火。

元龍(白)殿下呢。

報子(白)不知去向。

元龍(白)苦人兒呢。

報子(白)他也溜了。

元龍(白)去你娘的(報子下)已回魯，尋找

殿下。(圓場四龍套上)

岳飛(白)元龍，你我再戰幾合。

元龍(白)沒有工夫打仗，找我兒子要緊。

(元下岳追下)

第二十九場

(四鎗將四番鎗將上，開打，四番鎗

將敗下，元龍上，打四鎗將下，元龍

三笑介，文龍上刺元龍落馬介)

元龍(白)哎呀兒呀，你怎麼殺起你爸爸來

了。

陸文龍(白)元龍呵，元龍。

元龍(白)怎麼叫起我的名字來了。

陸文龍(白)想當年大破瑯安州，俺一雙爹

娘，俱喪在你一人之手。

元龍(白)誰告訴他的。

陸文龍(白)今日俺要冤冤相報哇。

元龍(白)哎呀兒呀。

陸文龍(白)呸，(哭介)

元龍(白)想當年大破瑯安州，你父一死，

以爲盡忠，你母一死，以爲盡節，那

時我兒未滿三月，抱回我國，養汝一

十五載，如今一十六歲，就要報這殺

父的冤仇，兒呵，難道說我兒你……

就不念一十五載養育之恩了嗎。

陸文龍(白)元龍呵，元龍，想你累犯中原

，掠去南朝無數兒童，那有什麼好意

，你休走看槍。

元龍(白)話雖如此，難道說我兒你就忍心

下此毒手嗎(哭介)

陸文龍(白)如今爲了國仇家恨，就顧不得

你了，你走看槍，(四番將上殺死跑

圓場下，四鎗將上架住岳飛上)

岳飛(白)且慢，自家殺起自家來了。

陸文龍(白)小姪今日才回國，死罪

呀，死罪。

岳飛（白）公子反正歸宋，深明大義，真乃

俊傑也。

陸文龍（白）元帥誇獎。

岳飛（白）東將官，直搗黃龍去者。

（全場合唱滿江紅原詞）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

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

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

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

拾舊山河，朝天闕（同下）

（劇終）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初版

X
913.41
徐13-33.2

陸文龍劇本（全一冊）

定價法幣貳拾元

出版者 私立西安夏聲戲劇學校

改編者 徐

被

訂

印刷者 國粹圖書社

發行者 私立西安夏聲戲劇學校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5331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刷本審查部處理室第七號

41
312